

洋芥菜 宗教殿堂 波登湖 围墙 贝加尔湖 墓地草青青 绿色都市 看似胡闹 罚警察 爱过头了 放风筝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系列

俞黑子

目洗风尘

DANGDAI MINGJIA SANWEN SUIBI XILIE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中國圖書公司

會集

目次圖坐



俞黑子

且洗风尘

当代名家散文随笔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且洗风尘

作 者：俞黑子

责任编辑：黄小初

责任校对：姜 文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mm 1/32 插页2 印张6.375

字数：130,000 199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77-8/I·1097

定 价：8.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叶兆言

上海的朋友常常问我，说你们江苏的黑子，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很难回答，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了赵长天。我说，黑子就像你们上海的赵长天。

前些年，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从南京出门，动辄得从上海转飞机转火车。有一年从重庆回南京，路过上海，想到火车票有些发怵，一起开笔会的陈村自告奋勇，说简单，打个电话就行。于是打电话。接电话的便是赵长天，他乖乖地买了火车票，老老实实在上海恭候。偏偏那天的火车误点，是晚了四五个小时还是七八个小时，已经记不清，反正赵长天折腾了整整一天，买票退票，再买票，见到我们时，一脸疲倦相。我们很过意不去，时间紧迫，就算是感激，也只能说几句客气话，然后匆匆作别。

赵长天是上海作协党组的领导，我们是浩瀚作家队伍中，几个外地写小说的人。麻烦一下赵长天，自然是偶尔为之，坏就坏在中国作家太多，大家都是偶尔为之，

便有害死人不偿命的嫌疑。当官的天生有两种，一种是不烦神，另一种是瞎操心。黑子和赵长天一样，也是江苏作协党组的领导，我常常和黑子开玩笑，说你成天瞎忙什么。黑子哭笑不得，知道生气也没用，就一个劲地叹气。看人挑担不吃力，一个人说现成话总是很容易，如果这世界上真没有了瞎忙瞎操心的，麻烦就大了。

有一年在广州蹭饭，《作品》的主编杨于华酒喝多了，一个劲地叫“俞书记”，黑子也喝多了，人家叫一声“俞书记”，他必定义正辞严地纠正，说自己是“俞黑子”。书记是官衔，黑子是笔名，两种叫法都对，主人不明白客人为什么斤斤计较。于是酒席上，“俞书记”和“俞黑子”像绕口令一样，颠过来倒过去，最后两个人都醉了。我们在一旁看着直笑，看他们出洋相。

黑子常常流露东西写得太少的苦恼。我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曾提到父亲一生都是想写，结果却写得实在太少。黑子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大为感叹，他当然不是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感叹自己做官为吏，俗务太多，耽误了太多可以用来写作的宝贵时间。黑子因为写东西才当上官，当了官必然影响写东西，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结，要当官，就得认这个命。

我从来没有替别人的作品写过序。黑子点兵点将，临了决定，让我来为他的散文集写序。我有些惶恐，佛头着粪，狗尾续貂，这些现成的词，一个个要从我的脑海里，迫不及待钻出来。写序实在应该是前辈作家的专利，黑子说他偏要别出心裁，让一个“小朋友”来写序。我

在黑子眼里，是个小朋友毫无疑义，他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我想黑子让我作序，无非两个用意。一是气量不凡，给学生一个面子，北京大学的谢冕先生便让他的学生黄子平写过序。另一个是督促自己，这些年来，黑子总眼红我们这帮专业作家写得多，他在瞎忙，替人作嫁，我们却趁机大写特写，一个劲地捞稿费，仿佛是比赛，一不留神，有人已经偷偷地跑出去了一大截，他不服气，因此拍案叫阵，准备让我辈看看颜色。

现在的这本散文集只是黑子正式起跑的开始。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写的字数比我还多。过不了多久，该眼红的可能是我们这些专业作家了。

1997年3月12日

目 录

序

一、看似胡闹

1. 洋芥菜	1
2. 宗教殿堂之一	5
3. 宗教殿堂之二	9
4. 波登湖	12
5. 围墙	14
6. 贝加尔湖	17
7. 墓地草青青	19
8. 绿色都市	24
9. 院落·阳台	27
10. 看似胡闹	29
11. 罚款吊车	31
12. 罚警察	33
13. 爱过头了	36
14. 看德国人过国庆	38

15. 放风筝	41
16. 此处红灯	44
17. 搭车中心	47
18. 立体交通	50
19. 谁赔谁?	53
20. 认死理	55
21. 旅行自由	58
22. 德国的“小皇帝”们	65
23. 公众之园	71

二、且洗风尘

24. 且洗风尘	75
25. 万年汤	77
26. 代理股长	83
27. 在那一个冬日	95
28. 老家印象	100
29. 一笔遗产	102
30. 老杨代表	105
31. 书痴棋迷沈先金	109

三、苦夏中的思念

32. 酷暑之夜	119
33. 鲁光阿姨	123
34. 苦夏中的思念	128
35. 仙逝	147

36. 清明三人行	152
37. 游子吟	162
38. 多情未必不丈夫	175

四、不懂

39. 下海及断奶	181
40. 出书难	185
41. 不懂（一）	189
42. 不懂（二）	192
43. 纯文学	195
44. 懒笔头（代跋）	199

洋 芥 菜

拖了两架笨重的行李车，走上有些起伏的草坪小径。经过一个星期的火车忽悠，那情状有些像马拉松竞赛的最后冲刺，恨不得随处躺倒在任何地方。行李车每过一个浅坑，都要使上吃奶的劲。我得坚持住，草坪深处那幢四层楼，便是妻的宿舍。

小径转弯处，我无意中一瞥，茵茵绿草地上，缀着点点白色的碎花，细看，齿形的长叶三五瓣，毛茸茸的衬着水珠，柔柔地摇曳着，含情脉脉拂去我旅途的劳顿。

芥菜！我惊喜地叫起来。妻不耐烦地瞅我一眼，她为到东柏林去接我，被柏林墙的东德警察训斥，苦了一昼夜，立刻又要去上班，心情正差。是的，芥菜。她勉强应了一声。挑呀，挑来吃呀！我仍兴冲冲地。柏林铺天盖地的浓绿和缤纷五彩中，我独钟情于这小得不起眼的小白花。这是我家乡的花啊，这是我从小就最爱吃的一口啊。异国遇故交；这足够使三千粉黛尽无颜色了。妻终被我的情绪所感染，笑说过两天闲下来，我们好好包一顿芥菜饺子。你真馋，在国内还没吃够？喔喔，她离

开两年了，哪里会知道国内荠菜已经变得特别金贵？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尽情享受了？

一觉醒来，按我的习惯是再回笼一觉。怎么也睡不着了，什么事牵住了我的神经？在故乡，野荠菜是时令菜，顶多能吃二十天吧，再想吃，就老了。急急地寻我的那一片荠菜，掐根茎叶，嘴里嚼嚼，嫩得出水，苦涩清香，强烈又熟悉，真正的野味！在宿舍周围转了转，竟发现一簇簇，一片片，荠菜花到处开放。

周六下午，妻突然想起请了几位朋友来度周末，却忘了购物。冰箱里除了一点肉外，什么也没有了。德国周末商店全部放假，请朋友们吃什么呢？我说，就吃荠菜饺子吧。妻无奈说也只能这样了，她早晨碰见管理员已问过那种小白花能不能挖一点？管理员答那是杂草，全清除了才好呢。

那荠菜肥美，十几二十几厘米高了还不开花，像德国人一样长得滋润茁壮，也不用费劲去挑去挖，轻轻一带，就连根拔起来了。我们门前屋后，四五千平方米的草坪下，都只有两三厘米薄薄的一层黑土覆盖，再下面便是如面粉般的细沙。柏林有多少这样的沙土地，我不知道。不能不佩服欧洲人传统的环境意识。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使这一块块沙滩成为今天花园式的都市柏林？

也就半小时罢，我们就得了两大塑料袋荠菜，足够十个人吃一顿饺子了。草坪天天有自动喷灌，荠菜干干净净绿得可爱，长得好，也不用怎么拣，略微下水洗洗，

就可以了。想不到在柏林吃荠菜竟比在家里还方便。

朋友吃了都大叫好，说这是什么菜馅？几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娘们丫头们都说吃了半辈子饺子了还没有尝过这么鲜的馅。我说是从家乡背来的。饺子席上，狼吞虎咽的速度一下子急刹住了，大家都说细细品尝，慢慢品尝。妻忙说你不要上我先生的当，你们吃的就是我们楼下的草呀。同胞们欢呼，德国的食客慨叹：你们中国人真聪明，竟然把德国的草弄得这样美味。

第二天德国朋友来电话，说已经在大英百科上查到了，荠菜果然是一种能吃的草，还是东方医学的一味灵药。德国人的本本主义。他说，他的女朋友也很想尝尝，可以吗？当然可以，荠菜花儿虽开在柏林，我内心已把她据为己有。在柏林她芸芸众生无人识，却是我故乡人宠爱的珍品，“溪头荠菜花”，吾辈人中，多少人向往这美好的境界而不可得呢。

约好了，娘们和丫头们要我“带”她们一起去挖荠菜。无论到了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中国的女人们总是最辛苦的。欧洲的绿色蔬菜贵得很，也不是绝对吃不起，有了几个钱，先生的生活，孩子的教育费用……再有剩余，国内的婆家娘家以至七大姑八大姨等着发了洋财的女孩儿孝敬呢。想吃饺子，就是便宜的胡萝卜馅。哄着先生孩子：在国内，胡萝卜素是最高级的营养啊。

领到了荠菜地，她们却迟迟不肯蹲下身去，我已经有一大口袋了，她们还在面面相觑。问了半天，方知顾虑有二：一怕好奇的过路人打听，说不清楚，“荠菜”的

德语谁也不会说；二怕就算是说清楚了，德国人笑话：中国的女研究生馋得连我们的草都要吃！中国女人要面子也实在是没办法的事，要女人的面子，又要中国女知识分子的面子，还得兼顾自己和家人的肚子。有什么？不就是要吃口想吃的吗？我教她们：就说这儿全是生物系的研究生，挖这种草，给饲养的兔子增加营养呢。果然就有不少遛狗的老人来问，听了如此这般的回答，竟然一个个肃然起敬，有的还讨了样本回去，说家里也养着小兔子呢。妻若不是食客逼上门来，推三搪四地不动荠菜的脑筋，也有此顾虑吧。我问了，妻说：呆子，吃荠菜，是家乡的一种情趣，你不在，我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呢？

领着女士们挖荠菜，就成了我在柏林消闲生活的内容之一。近处没有了，就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寻，逐渐扩大活动半径。望着女士们蹲在地上专心致志的身影，我常常发怔：家乡有拣野菜度荒年的传统，咱这是不是度荒度到外国来了……

到南欧旅游月余，总惦着门前草坪上的小白花怕是要谢了。再一次踏上那小径，远远地看那小白花开得正盛，不禁亲切得眼角有些湿润了。柏林好客，慰我乡愁，月月荠菜花开了一茬又一茬。

此后，除了冬季，我妻请客的菜单上，荠菜饺子和盐水鸭，永远是最受欢迎的。

宗教殿堂之一

外出旅行，我最不喜欢两件事，一是看庙，二是看墓。

中国佛教的寺庙，建筑风格都差不多，里面供的菩萨也差不多。“文革”中大批具有古迹意义的寺庙被毁，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然是一大损失，但是拨乱反正中一定要把被毁的寺庙统统恢复，则大可不必。本来是一千多年前佛教自南亚传入中华以来逐朝逐代陆续建起来的寺庙，却要在一二十年来统统重修，岂不是劳民伤财？近来更有民间集资甚至官方资助修建新庙的。“文革”的损失，不仅是宗教房地产的损失，亦有宗教艺术建筑人才的损失。“文革”后要找一个懂得宗教的建筑设计师或雕塑家是很难的。于是乎，在“寺庙热”中，有钱的大户便争抢硕果仅存的名家，经济窘迫的便找几个工匠来滥竽充数。过去看庙，建筑上唐代有唐代的风格，宋代有宋代的特征；菩萨虽还是那么几个，但在造型、形态、工艺、材料等诸多方面却反映了不同的时代及地域文化特征。如今建筑且不说，凡塑得好一点的泥菩萨，找

方丈来打听一下，必定出自某名家或某某名工匠之手。往往南面海边的普陀和北边山里的观音竟如双胞胎，门口站岗的韦陀更似一腹生百子，在执行同一口令操练的孪生士兵。“文革”中样板戏千人一面，惹人厌烦；如今千佛一面，再好的艺术构思到了这个份上也要让人讨厌，且不用说还有更多的仿制品，粗制滥造品。

与此类似的还有重新修造假“古迹”，古迹顾名思义便是古时候留下的遗迹。现在修造的自然不是古迹。如今规模小一点的，比附当地的名人轶事或者神话故事修个庄园什么的，大一点的动不动就修它一个×城，重复修建且不说，中华历朝历代从夏商始，到民国终，每朝修一个城得花费多少？想想都可怕。

现时一部分地方官，似乎有一种误解，为官一任，如不修一个庙或造一座假“古迹”，便显不出政迹，或显不出地方官的文化素养。殊不知用水泥堆起来的庙或“古迹”，再费尽心机，也和佛陀的初衷有违，也和古朝代的遗迹大相径庭。本来游客并不关心当地的地方官有没有文化，反正看看学历，大都是大专以上，也并不要求地方官都要通晓古代的文化历史。看了当地千人一面的庙或是东施效颦式的“古迹”，反而在提醒游人们注意，当地的官们是多么的没文化。

恰恰是在这种地方，常有教师或民办教师工资长期被拖欠。

在北方某地曾见一“中日友好园”，园内有几幢四不像的日式建筑，屋内摆着一些日本民族的生活用品供参

观，据说是为了纪念某提倡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而修建的，这本是好心。园内土丘上下，有三五成群的穿和服的女人，和服是租来的。衣摊上，竟还有日本侵华战争时使用的指挥刀和军装出租，当然是仿制的，租金倒是不贵，一个小时也不过一两块钱。幸好还没有哪个二百五花钱去租一个日本鬼子来当当。试想满园子跑着日本“皇军”还挟个花姑娘，这里不成了提倡“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的地方了吗？干脆改名叫大东亚共荣园得了。距此地二百公里，日本鬼子制造的万人坑白骨累累，至今犹存。靖国神社战犯的亡灵们，若知有这么一个好去处，一定从地狱里笑醒，来此重温旧梦的。花钱造一个丑陋的园子，只能说是一种浪费；廉价出租民族的良心和自尊来挣钱的官儿，恐怕就谈不上什么文化历史素养，只能启用当时当地的群众语言，唾一口：呸！二鬼子！

读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的好官清官，除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往往也办了什么教育，或是领导了什么水利工程。倒没有听说什么官大搞什么浪费型（不是消费型）建筑而留芳千古的。最典型的一个最大的官儿秦始皇，修了一个阿房宫，遭人唾骂近两千年。并不是阿房宫的建筑艺术性差，而是当时中华大地上战祸弭消，百姓急需休养生息，经不住秦某人为建此宫而施行的压榨和摧残。阿房宫如能保留至今的话，也算得上国宝级的旅游热点，当时却促成了一个政权的短命。任何一朝一代，老百姓不论是信佛信教的也罢，不信的也罢，最基本的要求是安居乐业，丰